

王蒙

著

散文随笔精选



别有风光

王蒙

著

散文
随笔
精选

别有风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别有风光 / 王蒙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502-7931-5

I . ①别… II . ①王…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6018 号

别有风光

出 品 人：唐学雷

作 者：王 蒙

责任编辑：夏应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95 千字 70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张：22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931-5

定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别有风光 | 目录

第 一 辑

- 002 民丰小记
006 萨拉姆，新疆！
008 北京——祖国
010 西沙之什
016 南海三章
020 三峡
023 雨
026 苏州赋
029 三访大连
031 又见伊犁
033 新疆的歌
037 四月的泥泞
039 海的颜色
041 旅游
043 在公路上

- 045 天街夜吼
- 047 我想念乌鲁木齐
- 049 澳门不陌生
- 051 祝福新疆
- 053 武昌楼记
- 055 又到杭州
- 063 难忘的天云山

第 二 辑

- 066 旅美花絮
- 110 别依阿华
- 116 雨中的野葡萄园岛
- 119 中餐的命运
- 121 超级市场的食品
- 123 墨西哥一瞥
- 133 塔什干晨雨
- 137 塔什干—撒马尔罕掠影
- 143 苏丽珂
- 148 访苏心潮
- 170 访苏日记
- 191 关于苏联
- 192 二〇〇四俄罗斯八日
- 205 二〇〇四俄罗斯八日补遗
- 208 风格伦敦
- 216 晚钟剑桥

220	安憩的家园
224	心碎布鲁吉
228	遥远啊，遥远
234	乡居朗根布鲁希
240	靛蓝的耶稣
246	在贝多芬故居
249	浮光掠影记西德
267	佛罗伦萨一夜
269	科莫湖里游泳
270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272	一年的第二个春天——访澳日记
285	蓝色多瑙河——一种描述的可能
295	印度纪行
305	访日散记
313	我爱非洲
324	伊朗印象



第一輯

民丰小记

如果你打开地图，也许得费点劲才找到标着“民丰”的这个小圈圈。从乌鲁木齐到民丰，要穿天山、绕沙漠，沿昆仑走上五千里路，坐班车净走十一天。而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还有八千里路的“云”和“月”。也许你还会注意到，民丰这个小圈，正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紧边缘，甚至有些地图干脆把这个小圈圈画在标示沙漠的密麻麻的黑点子里。

就是这么个小而无名的地方。民丰全县只有一万三千多人，三个公社，而三个公社又被茫茫的沙丘分割，距离以百公里计。

我有幸在民丰稍事停留。现在，离开她已经近一个月了。然而，总是想念她。有关她的诸种印象，萦回在我的脑里、心里、梦里。一想起这个遥远的小县，便感到说不出的温暖，而且有那么一种力量，向人冲激、使人振奋、促人深思。

……汽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高速行进，狂风挟着沙尘昏黄蔽日，呜呜怪叫，车轮卷起石块，敲得车底的钢板砰砰地响。嘎的一声，车停了，原来是山洪冲断了公路。人们脱鞋挽裤，下水找路。车子终于怒吼着震荡着越水而过，水花顺着窗玻璃流淌。刚走不远，却又碰到倨傲地蹲在那里的、被一阵风送来的流沙堆。就在这貌似险恶的途中，时而看见一个个维族的养路工人，他们戴着鲜丽的小花帽，牵着高高昂首的骆驼，拉着刮板驱沙平路。他们脸上的自然而憨厚的笑容，使人们刚刚在无意中皱起的眉头顿时舒展了。

车到县城（其实，此县既无镇更无城，这里只是尼雅公社的一个巴扎，县级机关设在这里），一下车，头一个感觉是：“怎么？这里是民丰吗？”宽宽的又直又平的街道，两行新植的白杨。为了防止牲畜伤害，树干上一色包扎着芦苇，树叶在和风中愉快地喧哗。树后面是崭新齐整的房屋，“民丰县新华书店”“民丰县百货门市部”“民丰县电影院”“民丰县汉族食堂”“民丰县民

族食堂”，每一块白漆招牌上都用维汉两种文字分明地写着“民丰县”。民丰人更是热情而多礼，银须及胸的老汉捋着胡须向我们俯身致意，少先队员停住脚步高高地举起右手来。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见到客人，立时下了车，推着走过去，以示礼貌。连穿着彩色连衣裙灯笼裤，披着大白纱巾，骑着毛驴的妇女，也持缰鼓掌表示欢迎，还有骑着马的、唱着歌的、卖酸奶子的、在脚手架上运土坯的……人人都那么健康、开朗，把那么多亲切友爱的目光投向我们。

这儿就是民丰吗？夜晚，当我闭了电灯，躺在县委的宿舍里的时候，又一次问自己：戈壁的荒凉哪里去了？风沙的暴虐哪里去了？落后、偏僻、闭塞都哪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幸福渠。车子穿过尼雅公社和鲁卡雅公社。遍地是绿得发黑的小麦、安详丰满的桑树（民丰田里的桑树，是我在南疆看到的最多的）和清澈可人的毛渠。县委同志说，民丰虽小，生产却多样化，去年收获了八百来万斤粮食，今年又把牲畜发展到十七万多头。人们还造林，养蚕，捕鱼。民丰拥有两万亩地的梧桐林，今春又植树两万株，育苗五十亩。民丰的鱼湖，也是驰名的，产鱼大而无鳞，我们已在昨晚领略了它的美味。

说着说着，车子已经离开了美丽的绿洲，开进了缓缓起伏、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幸福渠就修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里。

幸福渠离县十五公里。底宽达六米，长达十余公里的干砌卵石渠道，活像一条苍劲的巨龙，稳稳地卧在戈壁滩上。它将把调皮的尼雅河的流水驯服，让它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民丰和南疆各地一样，终年基本上没有雪雨，她的存在，全倚仗尼雅河。尼雅河又和新疆的许多河流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河道。每年，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下来，便随心所欲、随势所之地四下流窜，形成许多大小河流，尼雅河便是其中之一。尼雅河是最不争气的一条河，一年只有五个月有水，水量忽小忽大，小了不够用，大了把渠道冲个稀糟巴烂。以往，区区民丰，只有些土渠，做梦也不敢想修什么卵石大渠。公社化以后，人们心气高了，力量大了，经过长久的勘察、设计、多方准备，终于从去年五月打响了修建幸福渠的战役。开始只有一百人在这里堆石挖土，秋收以后，全县三千多劳动力中来了一千多人修渠。人们睡在地窝子里，吃着骆驼刺、芨芨草烧火烤的干馕，喝着毛驴从村里两桶两桶驮来的宝贵的水，奋战了一冬春。今年春天，水渠工程虽然并未完工，却已能够初步利用。往年五月底才能见水，今年三月十八日水就到了地里。往年从河道到田头水要爬三个多钟头，今年四十五分钟就到了。往年这个时候，麦子头遍水还浇不完，今年已普遍浇了两遍。大秋作物的播种，

也比往年大大加快，还多种了六千亩地。等到幸福渠完工了，那更不用说，增加三个月有水季节，成倍地增加流量，除了作物播种会更及时，田间管理会更充分，还可以开垦一万五千亩荒地。

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参观了今年五一节落成的分水闸。这是“大洋”闸口，混凝土钢筋结构，洋灰墩上朱红的油漆漆着大字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的光辉，就这样照亮了这边远的小县，就这样唤醒了浩浩茫茫的戈壁滩。

也许，在全疆各地今年兴建的总数以万计的渠道中，这只是很小的一条。在吐鲁番，正在修建的大渠长六十公里，在策勒，正在修一条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大渠，其实，那是名副其实的人造河。但是，民丰的幸福渠给我的印象最深，真是难能可贵，这个空前的工程表现着民丰人的跃进的步伐和革命的气魄，它将彻底改变民丰的面貌。

民丰人做了许多工作，修渠、造林、扩种棉花、精管小麦、建立绵羊人工授精站以至于翻盖俱乐部、给电影队配备骆驼以加强远地的巡回放映……民丰有各式各样的风光，有绿水环绕的桑田，有风吹见羊的草场，还有昆仑山里的牧场——从那牧场到县里来，要走四天呢。凡此不表，这里，单记一记民丰的孩子们。

那天中午，有一群孩子在县委会的门口玩耍，男、女、维、汉都有。他们穿得很新，也很漂亮，质料多是丝绸、哗叽之类。我问：“你们平常老是穿这样的衣服吗？”一个孩子误会了我的意思，回答说：“不，我们冬天穿棉衣，还有羊皮大衣。”我笑了，我想到，这几年新疆生产发展得很快，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同时我也知道，维族人民没有置办家具的习惯，却普遍穿得好一些。我们继续谈话，这里的孩子有一个可喜的特点，就是差不多人人兼通维、汉两种语言。一个县委汉族领导同志的小女儿告诉我：“我从小在维族托儿所，直到快上小学了才回家学汉语。”他们亲亲热热在一起玩丢手绢、跳房子，说说笑笑，交换使用着两种语言，显示了下一代的民族团结。他们的玩法与关内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跳房子抛砖的时候，要弯曲着右手从头后面抛下，而左手轻轻一扬，增添了几分舞蹈姿势的俏美。我询问他们的生活，他们七嘴八舌地大声说着，怕我不懂，还互相做着翻译或者自我翻译。他们的学校有汉族班也有维族班，有小学也有初中。六一节刚刚过去，全校举行了体操比赛和文艺表演，说着，有的就比画起练操的架势来。他们常看电影，最爱看《英雄小八路》和《阿娜尔罕》。于是，两个孩子对唱起《阿娜尔罕》中的插曲。有一个男孩子不多说话，却不住

地一个人倒立、翻跟斗、后弯腰，似在吸引我的注意。果然我注视起他来。旁的孩子解释说，一个月以前，自治区杂技团来这里表演，这之后学校中就掀起了一个翻跟头、耍盘子的高潮。话说明白了，那男孩子也不练了，大家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是那样爽朗、奔放，真令人觉得，在他们的心灵里，新生活的幸福饱满得都溢出来了。

1964年7月

萨拉姆，新疆！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九年，我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五岁，在这亲爱的第二故乡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好时光。国内外都有一些热心的朋友，谈到我一九五七年后的经历时，强调我的命运坎坷、不幸。然而，仅仅说什么坎坷和不幸是不公正的，在新疆的十六年，就充满了欢乐、光明、幸福而又新鲜有趣的体验。

一九六五年，在“左”了又“左”的令人窒息的山雨欲来的沉重空气下，我来到维吾尔族农民聚居的伊犁巴彦岱公社。语言不通，形影相吊，开始的时候，陪伴我的只有自己那个小小的行李卷和一对在梁上做巢的新婚的燕子。然而，维吾尔族的乡邻父老像迎接自己的子弟一样迎接了我。每天，我喝着阿帕（维语：妈妈）亲手烧的奶茶，手持砍土镩下地劳动，并且向他们的每一个男女老幼学习维吾尔语。一个字又一个词，一句话又一段话，我终于可以和他们互通心曲了。学会了维吾尔语，生活在维吾尔农民中间，如鱼得水。到离开这个公社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任意推开某一家的门，而觉得如同自己的家一样了。

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这甚至像是一个奇迹。在十年浩劫期间，尽管在一些报刊特别是某些传单里，我的名字和作品被谴责、被漫骂、被压在五行山下。但是，由于维吾尔劳动人民的保护，由于新疆的各族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保护，我的人身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过着有意义的、充满友谊的、温暖的劳动和学习生活，积累了许多知识和生活经验。

“改正”以后，有人说我身体好、精神好，有人说我写作“旺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农民、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题材、思想、想象、灵感、激情和对于世界的

艺术发现来自比较——对比。了解了维吾尔族以后才更加了解汉族，学会了维吾尔文以后才既发现了维吾尔文的也发现了汉文的特点和妙处，了解了新疆的雪山、绿洲、戈壁以后才更加了解东西长安街。物理学里有一个“参照物”的概念，没有参照物就无法判断一个物体的运动。在文学里，创作的辩证法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新疆与北京互为参照，这是我的许多作品得以诞生的源泉。边疆的生活、少数民族的生活，大大地锻炼了、丰富了我的本来是非常弱小的灵魂。

我爱新疆，我想念新疆。它不但给我提供了创作的取之不尽的矿藏，它更给了我以坚定的信念。我曾经用一句有点粗俗的话表达了 my 革命乐观主义，我坚信，不论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那么多好人，好人比坏人多得多！所以，我们的人民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

我并没有和新疆“断线”。离开半年，今年一月，我又造访了乌鲁木齐、吐鲁番、鄯善和昌吉。我和新疆的作家一起参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的时候，大会秘书处安排住房时仍然把我当作新疆的作家。现在，又传来新疆文代会召开的消息，我的心飞到了乌鲁木齐南门的人民剧场。萨拉姆，新疆的同行，新疆的朋友，新疆的人民！我相信，在新长征的壮丽的进军中，新疆的文艺园地上必定会绽放出最美最香的奇花，我们将共享这劳动和创造的欢欣。

1979 年

北京——祖国

我常想起新疆的一个青年画家的一幅油画：在天山牧场、雪冠和云杉林之下，牧人的帐篷旁，好几个身穿色彩缤纷的民族服装的哈萨克儿童在唱歌。画题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原来，孩子们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是的，就是在那么遥远的边陲，就是少数民族的小孩子，他们也爱北京，向往北京。

北京人也爱边疆，爱祖国各地，爱气象万千的祖国河山，爱阳光普照的、辽阔的祖国大地。记得五十年代邵燕祥同志的一首诗《到远方去》，就生动地描绘了北京的青年学生在奔赴祖国各地前与天安门告别的情景，表达了这种志在四方的崇高、激越的感情。

祖国各地的人们爱北京，向往北京。北京的人们爱祖国各地、向往祖国各地。这是多么可贵的情感！东来的雨，西来的风，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鹤群，唱着的是统一的对祖国的爱情，是同一个团结、亲近、心胸辽阔、目光远大的旋律。

十年浩劫之后呢，叫人怎么说！当年激动了多少北京青年的心的长白密林、海南渔火、柴达木宝藏和西双版纳橡胶园，如今对某些北京青年来说已是视如敝帚甚至是视如寇仇了。一提外地他们就发抖，甚至想上吊，他们的人生的最高理想不过是一生一世转悠于“四牌楼”与“单牌楼”之间罢了。

去年在东风市场的一个饭馆里，我目击了一场口角。口角的一方，是一位穿着入时的年轻人，他拼命挖苦另一方——一位拎着大旅行包的、低头不语的军人。这位年轻人说：“瞧你那个样儿就是个老外！（后来我才知道，‘老外’乃是外地人的诨名。）好容易进北京吃一顿饭还不老实点？晚上您（这里忽然用了第二人称的尊称式）就回您那个外地啃窝头去吧！”

十年浩劫败坏了许多最宝贵的东西，有有形的，有无形的。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宝贵。这无形的当中，就包括了北京市民、北京青年对外地的向往，对外地人的善意和礼貌。而今，见到上述种种，实在令人悲呼历史的倒退！

然而还是不要悲。历史要前进，历史在前进，谁也没挡住，谁也挡不住。北京市民，北京青年，毕竟无愧于祖国各地人民对北京的向往和尊敬。只消想想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北京的“老乡”们啊，我为你们而自豪！

至于那位仅仅因为自己户口在北京便盛气凌人，又“贫”又“损”的年轻的庸人，怎么说呢？他只不过是附着在我们祖国的伟大首都罢了，就好比雨后的蜗牛附着在某个南墙根，就好比大杂院的一棵老槐树上，夏天，常常吊着几个绿虫子。

1979年3月27日

西沙之什

告别

天上，晚霞燃烧着暮色。码头上，锣鼓就和着人声。整齐地列队两行的是驻岛的守备战士，不那么整齐地站满了码头的是祖国南海的渔民、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在西沙各岛之间曾经运送过这些亲人的炮艇上的水兵。上船的时刻到了，运输船的发动机已经轻轻地响了起来，船尾两旁已经吐出了小小的浪花。再握一次手吧，再道一声珍重，再说一声谢谢，再祝一次一路顺风。守备部队神情坚毅的政委抬头看看天，又扬头看看海，安慰还没有坐惯船的即将离去的亲人们说：“赶上了好天气，这在冬天是罕见的。我说过，是你们带来了好天气。”谢谢政委，最需要关心的人们总是最关心人们，最可爱的人总是爱别人胜于爱自己。那些在海上和岛上生活着、战斗着和前进着的人，这些为有机会在海上和岛上生活过、工作过一小段时间而满心觉得光荣和幸福的人，都懂得“一路顺风”这四个字对于一条正在起航的船是多么具体，多么有价值！

登上舷梯了，脸仍然向着小岛，心仍然向着西沙。再看一眼吧，我国政府驻西沙、南沙、中沙机构的所在地、西沙的“首府”永兴岛，看看你的水产公司办公楼，看看你的气象站、海水淡化站、椰子林、抗风桐和野枇杷，看看你的灯塔、信号台、黑白两色油漆的港标和像手臂一样向外伸延着的防波堤，再看一看椰林后面政府办事处楼顶正在与太阳一起徐徐降落的五星红旗。这面血红的旗帜将在明天早晨与太阳一起庄严地升起。

挥手之后，又一次挥手。聚集到船舷，又聚集到船尾。锣鼓敲得更响了，码头上送行的人个个举起了自己的手臂。“再见吧，西沙！”“再见了，永兴

岛！”“再见了，××××号炮艇！”“一路平安！”“一路顺风！”“下次再来！”送行的与告别的喊声混在一起，听不清，但是看得出口型。信号灯噼噼啪啪地响，与岛上的信号台进行起航前的最后一次联络。从扩音喇叭中传出了舰长的威严的命令：“各就各位！”“左舵！”“左满舵！”“紧尾缆！”“松缆绳！”而压倒这一切嘈杂的，是船上汽笛的一声长鸣，呜——

发动机的声音愈来愈大，震动着船，震动着人们，也震动着海，船的两侧喷涌出大片水花。锣鼓声、指挥声、告别的嘈杂声也愈来愈大了，然而船似乎没有移动。好不容易船的左舷离开了码头，然而，跑到船尾去吧，到那里仍然能与西沙靠得近近的，与西沙的亲人靠得紧紧的。终于，船舰调整好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船头与船尾掀起了大浪花，浪花哗哗作响，小岛在迅速地离去，挥手的人群和天上的彩霞都隐没在、消失在浓重的暮色里——霎时间已经是夜色了。夜航开始了，船身开始摇晃，不论怎样风平浪静，大海的胸怀总是充满了激荡的热情的呵，它永远感到不安，永远不会停止骚动。人们仍然伫立在甲板上、船头和船尾，还有人登上了高高的指挥台，远望永兴岛上显示出的树影、屋影和灯火，远望西方仅有的一点红光返照。它给墨色的天空开了一小扇窗，使我们能够眺望在夜色中变得更加自信和威严的万顷波涛。有的人在悄悄擦着眼角的热泪。在起航的时刻，在离港的时刻，百种牵挂、千种祝福与万种向往，凝聚得太浓、太重了。短短的一段经历，人们的心情和命运似乎已经这样紧密地与岛、与海、与祖国的疆域和威严，与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爱情结合起来了，平凡的人们似乎不胜这庄严崇高的情感的负荷。

巡弋

在巡航的时候，年轻的水兵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威力和庄严职责，意识到祖国疆域的神圣不可侵犯，意识到生活的严峻和辽阔、战士的光荣和热情、大海的豪迈与凶猛。

舰长和航海长警惕地注视着前方。信号兵高高地立在信号台上。操舵兵劈开两腿，端正地站立在舵盘前，注视着磁罗经，又不时回头看一电罗经，以便及时纠正磁罗经或有的偏差。军旗在飘扬，测量风速器在旋转，雷达也睁大了它的“电眼睛”，他们都高高地踞于蓝紫色的南海波涛之上。可能是由于这里的海比东海、渤海和黄海都更深，所以颜色也是那样深重。只是在有礁盘的地方，呈现出鲜亮透明的嫩绿色，嫩绿里又透露着娇媚的淡蓝，而当阳光灿烂